

岁月无声

香樟人意

宋洁民

鹤山共和镇的大凹村，占地约11平方公里，那是片被青绿簇拥的乡野，美得纯粹而鲜活。村边立着一棵香樟树，有600多岁，如今已成了村庄的“活历史”。

20多年前，为赴这棵古树的约，我曾踏访过这个小村庄。那时进村的路，是条破旧的土路，硬实的泥层下，乱石突兀的轮廓都藏不住。汽车碾过，总免不了一阵顿挫颠簸。可这里没有城市的扬尘与喧嚣，乡野静得像与世隔绝的港湾，连风穿过田埂的声音都清晰可闻。

小村庄的古朴，是浑然天成的美。修篁摇曳，美树成荫，轻盈的小河绕村而过，岸边菜畦整齐，田亩连片。荷锄的老叟走在田埂上，远处屋顶升起袅袅炊烟，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犬吠——一切都循着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节奏。村尾的老樟树，像位阅尽沧桑的长者，用“独木成林”的奇观，向每一位访客展示其风采，也默默守护着这份恬静的世外时光。

今年暮秋之初，天朗气清，风也温柔。循着樟香，我再次走进这片久远的乡野。远远望去，老樟树依旧高大挺拔，枝叶蔓延，密密丛丛地撑起一片浓荫。走近了才看清，它盘踞的根柢深扎大地，皴裂的树皮似刻满年轮的卷轴，凹陷的树穴藏着岁月的絮语，凸起的瘿节宛若时光的勋章——每一处痕迹，都在诉说它与风霜同行的故事。枝叶间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唱着，声音里满是快意，竟带着几分醺然的慵懒。地上的落叶虽，藏着“一岁一枯荣”的哲思，默默见证着母体年复一年的欣欣向荣。站在树荫下，周身被清凉包裹，恍惚间竟有了潜入林海深渊的错觉。

俯仰之间，20余年已过。于岁月长河而言，这不过是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；可于我而言，站在老樟树下的自己，早已从当年的访客，变成了满头白发的长者。比起古树600余年的光阴，我的年岁渺小得如沧海一粟。难怪古人会叹“岁月流水，人何以堪”，此刻我才算真正懂得了这份心镜。

更让人动容的是，老樟树四周，7棵同根旁生的小樟树已亭亭玉立。它们历经百余年风霜打磨，像接过了老樟树的“接力棒”，把浓荫一再向外延展，让樟香飘得更远。这棵古老的香樟树，就这么涉过历史长河，携着一片青绿，从昔日走到今日，还将向着未来生长。

我对古树总有种天然的亲近感，总想着凑近了与它“对话”——不为别的，只为走进那片古老的气场，追寻远去的人间烟火，捕捉昔日的只风片影，也体会先辈们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”“世殊事异”的世事奇妙。此前我曾见过桥上5000年的古柏，它沉默的坚守让人敬畏；也曾为挂甲柏的忠诚动容，在孔林的古树长廊里享受过徜徉的惬意。庾信笔下“秦则大夫受职，汉则将军坐焉”的句子，更让我知道，天下的古树良木，也曾见证过英雄封侯的荣光。

再看今日的大凹村，早已旧貌换新颜。一条平整的柏油路蜿蜒进村，把四方来客稳稳地迎进来。路的两旁，一边是花草错落的绿化带，一边是波光粼粼的鱼塘，偶有白鹭掠水而过，景致竟像大花园一般，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，想多亲近这片乡土。

昔日简陋的关帝庙前，如今建起了两层台阶的村民活动广场。站在广场上，再也没有过去的局促与无趣，只觉视野开阔，心也跟着豁然开朗。秋收后的农家人，脸上带着喜悦，把金黄的谷子摊在广场上晾晒，颗粒归仓后，除了自给自足，还能把余粮卖给国家。广场旁，村民栽下了成行的绿树，铺就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坪；一侧是三层半的崭新民居，错落有致；另一侧是粉刷一新的老宅，保留着老村的记忆。不远处，新建的养老服务站，保留着传统中式元素，透着现代生活的暖意。

翻阅大凹村的近现代史，我对这片土地生出了全新的敬意。村里的后辈们从不忘本，不仅传承着红色基因，更留住了先辈们的红色足迹——无论是战争年代的不怕牺牲，还是建设时期的忘我斗争、艰苦卓绝与无私奉献，都成了村庄的精神财富。新时代的大凹村人，还在探索“助农新模式”，打造“政府+企业+电商+农户”的新型产业，用产业振兴乡土。他们正凭着一股韧劲，把古老的村庄建成美丽家园，让这份事业、这片乡土像老樟树一样，永远常青，代代相传。

晒谷场上，农家人还在不时翻动着稻谷，金黄的颗粒在阳光下闪着光。村头飘来阵阵稻米清香，村尾的樟香随风吹送，阳光里还裹着柏油路蒸腾的温热气息——这些味道交织在一起，像一句温柔的挽留：“请你有空再来。”

杨雨

胜处不在远，杪秋何处寻？步履碧涧落，眠石青松阴。地少沧溟入，山高雁鹭沉。此时闲伫望，谁识倚栏心。”可见先生也是在秋天观瞻过圭峰瀑布的。然而，这一道瀑布还是那一道瀑布吗？这时的驻足处还是他那时的驻足处吗？

秋天的山水如同秋天的粮食一般，带着成熟、饱满、圆润的气息。庄子在《秋水》中说：“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。泾流之大，两涘渚崖之间，不辩牛马。”天地被秋水笼罩，莫说牛马难辨，在庄子的世界里，天地万物都浑然一体，不分彼此。人在秋天的青山里，在瀑布的声响里，在飞腾的雾气的里，融于大自然，也会变得纯净、谦逊、丰盈。

观过瀑布，我们神清气爽循路下山。经过阿婆的档口，要了豆腐花，一勺清甜划入喉间，清晨那句“返嚟时再食”的承诺，与山泉的清冽、身心的酣畅全然融在一起。蓦然回首，青山依旧，心头却豁然开朗，多了一道瀑布悬挂心间，便默念着：且放瀑布青崖间，须观即去访名山……

眼帘，若白鹭展翅于冈峦之间，正欲腾空而起。瀑布的半途，不知是哪位路人竖了一面五星红旗，随风招展，在青山与银瀑的衬托下格外鲜红。经过的人都不忘在观瀑台拍照，留下这个季节最美丽的一道风景。每个人的第一感觉，自然是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，仿佛所有面向瀑布时的惊叹，都被这句诗涵盖了。然而，此刻，圭峰山的这条瀑布却又在三代人眼里，显现着属于每个人的样貌和韵味。老人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，携带着返璞归真的心态，看到瀑布本来的样子。小朋友精神奋发，心怀激荡，穿过瀑布看到梦幻的世界。我呢，正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年龄，望着这青山绿树之间的一道白练，只觉它又壮观又灵秀，又清瘦又饱满，又含蓄又开放，恰是岭南多元风格与包容气质的缩影。
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！流动的事物总让人对时空更为敏感。望着瀑布，我不禁想起曾栖居于此的明代大儒陈白沙，最喜在讲学之余遨游山水的他，一定望过圭峰瀑

放下背包，用溪水洗脸。恰在此时，一阵微风拂面，溪水的清凉在脸上荡漾开去，整个人一霎时精神抖擞。我掬起一捧水，洒向身边围观的孩子们，点点凉意惹得他们尖叫着跑开，清脆的笑声在溪水边回荡。

再往前，坡度开始陡峭。雨水冲刷过的沟壑，散乱无章的石头，交叉错落，形成一段坎坷不平的山路。在这里前行，似乎每个人心里都明白，越是不好走的地方，越要保持耐心，保持谨慎，越要稳稳地踏好每一步，保持与这座山同频共振的节奏。

过了旧电站，山势更加峻拔，只听得哗哗的水声远远传来，我们猜想，经过前段时间丰沛雨水的滋润，圭峰山的身体里定然藏着一个海一般的宝藏。绕过去一看，嘿！正有一位好汉站在小瀑布下拍照呢，3米多高的水流倾泻而下，浇在头顶，淋湿全身，好汉却泰然自若立于水中，右手比着“耶”的手势，对前面拍照的伙伴喊：“拍好没有，拍好没有，快点快点！”沿途经过的人看他这样别致的拍照法，都会心一笑。

终于，抵达半山，对面的大瀑布映入

四季话语

一片秋声雨中来

王同举

晨雾还未散尽时，雨丝便从云端挂了下来。这雨既不是盛夏那种倾盆的急雨，也不是暮春沾衣欲湿的微雨，是秋日特有的、带着些许凉意的雨，丝丝缕缕地织成了淡灰色的网，将整个村庄都笼在了无边的帘幕里。

我站在檐下，听雨点敲出动人的秋声。最先入耳的是雨打银杏叶的声音，“沙沙，沙沙”，带着点脆生生的轻响。院角那棵老银杏栽了有些年头，枝丫早已探过屋檐，金黄的叶子被雨一淋，更显得透亮，像撒了一把碎金在枝头。风过时，叶子打着旋儿落下，有的坠在青石板上，雨珠便顺着叶边滚下来，“嗒”一声，溅起小小的水花，有的落在廊下的竹筐里，叠着薄薄的一层，雨丝落在上面，声音又轻了些，像是在耳边低语。

屋后的竹林更热闹些。秋风裹着细雨穿过竹丛，“簌簌——簌簌——”是竹叶相互摩擦的声响，混着竹节被雨浸润的厚重感。偶尔有熟透的竹实从枝头坠落，砸在积了落叶的地面上，“噗”一声闷响，便被松软的腐叶埋了半截。竹林附近的那条溪水也涨了，平日里细流潺潺，此刻水流是“哗啦啦”的声响，挟裹着被雨冲下来的树叶与断枝，一路往低处奔去。

檐角的铜铃被雨打湿了，风一吹，“叮铃”声也带了些湿润的钝感，和着墙角蟋蟀的鸣唱，倒成了奇妙的和音。那蟋蟀许是躲在洞穴里，声音多了几分缠绵。我想起小时候，也是这样的雨天，母亲会坐在檐下缝衣裳，我趴在她膝头，听她讲“雨打芭蕉”的故事。那时院里还有几株芭蕉，雨落在宽大的蕉叶上“噼啪”作响，像极了故事里的鼓点。后来，檐下再也没了母亲的身影，芭蕉也枯折老去，可每次听到雨声，总还会想起那样的午后，心中就多了几分安宁。

雨渐渐密了些，远山的轮廓愈发模糊，只余下一片淡淡的青。屋前的枫树上，红透的叶子被雨洗得发亮，风过时，便有几片叶子伴着雨丝飘落，像一只只翩跹飞舞的蝶。我伸手去接，一片枫叶落在掌心，带着丝丝凉意，叶脉清晰得像岁月的纹路。想起古人说“一叶落知天下秋”，可这秋声哪里是一片叶子能装下的？雨点从云端落下，就有了雨打银杏的“沙沙”声，有了风穿竹林的“簌簌”声，有了河水奔涌的“哗哗”声，还有记忆里母亲缝衣时，雨打芭蕉的“噼啪”声，所有的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织就了一片迷人的秋声。

暮色渐浓时，雨慢慢小了。檐角的雨珠还在“滴嗒滴嗒”地落，像谁在数着时光。村头村尾升起了炊烟，淡淡的灰，混在雨后的薄雾里，勾勒出一幅古典乡村水墨。

不知古人为何多悲愁，于我，秋从不是萧瑟的，它的声，它的色，都藏在这秋雨里，藏在瓦檐下，藏在每一片落叶里，只待你静下心来，细细去听，去看，去感受。



《守望》郭永乐 摄

檐下絮语

家乡的埗头

冯活源

就能晾晒。埗头的每一级青石板上，都蹲着浣洗的身影，搓衣声、水流声伴着清晨的薄雾，成了家乡最早的晨曲。家乡的女人们向来勤劳，在埗头洗完衣物，便匆匆赶往田间劳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埗头的石板原本粗糙不平，100多年来，无数双手在此搓洗、摩擦，竟把石板磨得光滑溜圆，仿佛藏着岁月的温度。

近水知鱼性，近河便知水甜。清晨的埗头，除了浣衣的人，还有挑水的乡亲。在我年少时，村里人都喝西溪水，每逢涨潮，河水清澈甘冽，大家就提着水桶到埗头汲水。西溪河不仅用舟楫滋养着两岸生计，更用清甜的河水哺育着河畔人家。记得第一次学着挑水时，看着水桶里晃动的河水，忽然懂得：这西溪河，就是我们的母亲河。

黄昏时分，是埗头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光。村里的男人，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，下至六七岁的孩童，都会聚到埗头——冲凉、游泳，在河里追逐嬉戏、打水仗。可以说，村里几乎人人会游泳，而这本领，大多是在埗头这段西溪河里学会的。这段河道，上起落边冲口，下至聚龙湾，近1000米长的河面宽阔平缓，被村里人亲切地称作“乡间游泳场”。

每到农历六七月，太阳像火球般炙烤着田野，连田水都被晒得滚烫。劳作一天的汉子们浑身是汗，只要有人在村巷里喊一声“游水去”，瞬间便会引来一群人——抱着毛巾、拎着换洗衣物，笑着闹着奔向埗头，一头扎进清凉的河水里，驱散满身暑气。

河里既有戏水的人，也有捕鱼摸虾的

冬天的入口悄然无声
立冬之日，寒风微醒
落叶铺满了寂静的小径
金黄与灰色，交织着别情

清晨的霜花如细碎的梦
凝结在窗棂，闪烁着晶莹
那是秋与冬的吻痕
在时光里，刻下深深的眷恋

立冬

周广玲

雾气朦胧，晨光携微凉
霜花轻绽，在窗棂上凝望
愿这冬天，温柔以待
愿每个人都能找到温馨的港湾

冬天的诗篇，正缓缓抒写
在寒冷中，寻找温暖的方向
岁月静好，时光悠长
在每个立冬，都有新的希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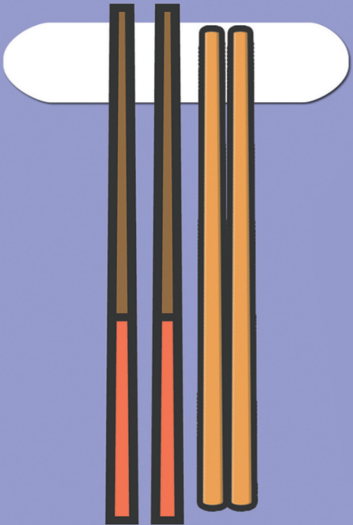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
共享美味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
ENJOY FINE FOODS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
SERVING CHOPSTICKS

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
江 门 市 文 明 办